

愛 沒有懼怕
愛 可以洗去烙印



四川 2004 林國彰攝影

我們正在為麻風村的孩子
建設一座希望學園

2005

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

四年前，當我決定為麻風村的孩子建造希望工程時，我告訴自己，這不是一條不歸路，但絕對是一條漫長崎嶇又坎坷的道路。

儘管醫療界已經證實麻風病是可以成功被治癒的，而台灣唯一麻風療養院——樂生療養院也在歷經74年滄桑後即將走入歷史，但幾千年的污名烙印卻如鬼魅隨形，令人聞之怯步，尤其是思想封閉的四川涼山州。

涼山州是個彝族自治區，在所有少數民族中，對麻風病人最為嚴厲，早年在涼山州麻風病人不是被燒死、丟到江裡，就是被活埋，倖存者也都被集中放逐在最荒涼偏遠的山區；在彝族，麻風病人被視為惡魔纏身，不僅生生世世遭到詛咒，甚至連家族也難逃誅連九族的命運，只要家族曾出現麻風病史，後代就無法論及婚娶，也因此，全涼山十七個縣的麻風病村都是所謂的行政幽靈村，麻風病人的子女只能相互嫁娶，沒有一個麻風病人的子女可以拿到身分證。

涼山17縣，我曾拜訪過德昌縣、美姑縣、昭覺縣、鹽源縣和



2001年1月初次拜訪大營盤小學 林國彰攝影

金陽縣的麻風村，看了那麼多的麻風村落，雖然有很大的無力感，但是我還是覺得麻風村裡子女的救援教育工作如果沒有開始，他們永遠沒有機會受教育，永遠無法走出麻風村。因此，估量自己的能力，最後選定越西縣高橋村的麻風村開始進行第一步工作。

高橋村的這個麻風村人數最多也最年輕化，由於從未做過計劃生育，全村700人中，病人約近百人，18歲以下的年輕人占了1/3。村中有一所大營盤小學，雖然有兩間很破爛的教室，但地理條件還不錯，距一般農村不遠，因此我決定從大營盤出發，

建造第一條從麻風村走入正常社會的希望道路。

剛開始我只想蓋個小小的學校，1-4年級在大營盤就讀，5年級以後到距離15分鐘的一所鄉村小學就讀，不過當我跟著越西教育局長拜訪這所小學時，那位被越西推崇最會治理學校的女校長，卻斬釘截鐵的告訴我：「不行，來一個麻風村的孩子，會嚇跑100個學生」，她的這句話，讓我覺悟，下定決心要把大營盤小學建設成一所正常學制的鄉村小學。

四年來，我花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與地方政府不斷溝通，一步步進逼，如今學校已逐步發展



2002年重建的學校開學了。林國彰攝影

為1-6年級共138名學生（其中34名住宿生），8名正式教師，3名代課老師，學前班36名，成人班18名，並提供早午餐。學校從早到晚學生不斷，讀書聲不斷，孩子們都非常喜歡上學讀書，早上天剛亮，便趕著早早到學校來，由於目前僅有六間教室，很多孩子擠不上名額，聽說我從台灣來，特別帶著孩子從九公里的山上趕下山，拎著雞、背著洋芋，幫孩子換上乾淨的衣裳，站在校門引頸盼望，盼的就是能把孩子送進大營盤小學。而下午三四點哥哥姐姐們還未放學時，一些還沒有到學齡的孩子，也急著要上學，因為他們覺得學校很好玩，

他們也就站在教室門口等著進教室參加學前班，而一些當年錯過就學機會的家長們，晚上也趕著上成人班補習教育。

四年來，從台灣到越西，萬里迢遙，有太多的奔波勞苦，有太多的心酸淚痕，更有太多刻骨銘心的回憶。我想跟各位分享兩個小故事，一是麻風村書記的故事。24歲的他，本來在學校管理校園綠化的工作，因為羨慕外面花花世界，偷偷離開家鄉，流浪到天津，因沒錢跟人打架被逮進警局，警察發現他出身麻風村，沒有身分，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最後判刑一年，目前人在天津勞改。

另外一個不同的境遇，是一年前，我決定甄選兩名年紀較大的學生到青島職訓，為了合法外出，我出面跟政府斡旋兩名青年的「身分」，經過層層關卡，最後辦了「流動人口證」、「計劃生育人口證」、「健康證明」等好幾個證件，總算換來一張臨時身分證，兩名青年之一名叫衣伙布都，17歲娶了鄰家姑娘，今年21歲的他，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他告訴我，雖然身分是臨時的，每三個月必須寄回來更換一次，連住旅館登記住宿也不行，但他還是喜多於悲，因為他是涼山州第一個拿到臨時身分的麻風村民。

很多人不解，以大營盤現有的規模，維持150名師生，不是很好嗎？坦白說，我的一群志工好友總是半開玩笑地「警告」我：『妳不要再養孩子了，我們募款的速度比不上妳養孩子的速度囉』，可是當我看到那些從山上背著洋芋、牽著孩子爬山涉水趕到學校來找我的家長和孩子們，他們眼神裡的渴望，我就禁不起心軟，每次回來，朋友們問我，「又養了幾個？」我只好不



2003年開辦第一屆兩岸志工生活體驗營 林國彰攝影



2004年金陽縣麻風村的學童跨縣來就讀 林國彰攝影

好意思的說，「七、八個吧。」大家嘆口氣，只能打起精神，繼續想辦法。

此外，站在一個永續發展的眼光，我也知道要將大營盤小學，從一個越西縣的縣立小學建設成為全涼山州重點特殊小學，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為這樣才能迫使涼山州政府正視到這群孩子的合法生存權益，以特案的方

人覺得一切的辛苦都非常值得，覺得該為他們做更多的事。

因此，我的第二步，夢想的第二步，是為這些孩子，在這個學校建造一座希望學園。除了增加軟硬體設備，更重要的是開闢一座希望農場。事實上，從大營盤到附近最近的村落和公路將近三公里，其中一半石子路，一半泥土路，每到雨季路上泥濘不堪，出入不便以致採購食物十分

困難，而附近村民種的糧食無法供應全村，更無法販售，因此我大營盤小學納入希望學園內一定要開墾農場，讓偏遠地區十年行全體師生一起勞動種菜，自己發動計畫方案。豬養雞等等，發展自給自足的能力。

從第一個夢到第二個夢，我還很多。大營盤的夢越來越實際，也越來越艱巨，然而我的信心卻越來越堅強，因為我不再一個人孤軍奮鬥，一群好友志工已經陸續伸出援手，他們跟著我帶著大包小包遠征大涼山，幫孩子洗臉、洗澡，上課、做飯等等，縱然一讀書更有進步，身疲累回到台灣，但總是帶回來我就更心疼，滿滿的愛和更多的鬥志。為此，從前我一個人賣蠟燭，現在我們大家一起賣蠟燭，我寫書，大家

一起編書賣書，創作力十足的他們，設計製作各種手工藝品舉辦義賣。連著幾個月，有的全天候趕工製作義賣作品，有的利用下班時間，裁製了非常特別的各類家飾品，椅墊、桌巾、布包、圍巾、首飾、筆記本、以及風格獨具的「希望之燈」，一心為大營盤的孩子籌款圓夢。

有人形容，人因夢想而偉大，我覺得真正能夠付諸行動的



今日大營盤小學風貌 陳志東攝影

人更重要。半世紀前，當台灣麻風病人還身陷隔離歧視之苦時，有一位美籍宣教士孫理蓮懷抱大愛，勇敢親近了麻風病人，她甚至抱養他們的子女，帶他們走出隔離區，將他們在麻風院外撫養長大，解決就養就業的問題，將近百來個孩子因為牧師娘的愛而順利長大成人，坦然活在台灣社

會，不再承受麻風父母的宿命。

半個世紀前除了孫理蓮，還有很多的外籍神職人員和醫護人員及義工為台灣麻風病人和子女付出關愛，如今台灣的麻風病患已逐年減少，十多年來未曾有新增病例，新莊樂生療養院一些病患們，也奉獻出他們的積蓄和勞力，幫助大營盤的孩子們。

我崇敬孫理蓮和那些義工的人道關懷，雖然我不是信徒，但我向上帝承諾，我一定要牽著這群孩子們的小手，一步一步走出麻風村的陰霾，一步一步走入社會，也許有一天，他們能夠像孫理蓮，像那些默默付出的義工們，走到某一個角落，幫助其他需要幫助的人。

回首2004年，可以算是希望之翼風風光光的一年，因為不管舉辦「向抗癩鬥士致敬」活動或是出版《悲歡樂生》一書，甚至參加國內外的比賽，幾乎都在死忠兼換帖的好友全力動員的情況下，有幾近完美的演出，協會的永久義工林國彰甚至以「被麻風烙印的小孩」攝影作品，贏得韓國東江攝影節最佳外國攝影家大獎，並將獎金全數捐出作為麻風村學童的希望工程款。

感謝大家出錢賣力的演出，讓協會走過豐收的這一年。

在對岸的大營盤小學部分，今年也有亮麗的表現，15名金陽麻風村的學童跨縣至大營盤寄宿就讀，讓大營盤正式成為寄宿制的鄉村小學。其中最要感謝的是台灣三位博士，捐贈建築一棟嶄新的教職員住宿樓，這三位愛心過人的博士可都是台灣的名人喔，他們是中研院副院長曾志朗、洪蘭教授和朱英龍教授，三人不僅學問頂呱呱，人道精神更是不落人後，三人共同成就了這件美事。值得一提的是有如「白宮」的「福增樓」落成不久，已成越西的傳奇，大家直羨慕大營

盤小朋友的新家！

希望之翼走過兩年，感謝老友的鼎力支持，也歡迎新朋友的加入，但有一個遺憾的是我們的創會理事長辛智秀，因為事業繁忙必須要暫時交棒了，新任的理事長將由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洪蘭教授擔任。

辛理事長我通常稱呼她為辛姐。很多會員可能只在協會的活動裡見過她，覺得她看起來端莊秀麗，是個非常有愛心的人。但對我而言，辛姐獨具意義，說她是協會的大恩人當之無愧。

第一次見到辛姐，是透由當年報社的一位同事，當時我正在為涼山大營盤小學重建基金煩惱，我的同事告訴我辛智秀是位具有菩薩心腸的台商，找她談無妨。儘管如此，一向害怕跟生意人打交道的我，始終鼓不起勇氣打電話，直到一個星期後的一個晚上，我一個人辦公室獨處，終於撥了一個電話，出乎意料的是，辛姐在電話裡的口吻很親切，並歡迎我去拜訪她。見到辛姐，她誠懇的接待我，並耐心聽完我的訴求。

最後她認真問我重建基金

還差多少錢，我告訴她預算200萬，已經籌了150萬，她豪氣地說，差額部份她來支持。乍聽之下，我內心狂喜，卻又半信半疑。幾天後，辛姐打電話約我，見了面二話不說，她交給我一個牛皮紙袋，裡面裝了25萬現金，她並告訴我另外25萬下個月給我，捧著一袋錢，我趕緊坐上計程車趕往銀行，一路上淚水直在眼眶打轉，心情洶湧澎湃。為了給大陸麻風村孩子募款，在兩岸政治僵局下，我不知跌跌撞撞碰了多少釘子。辛姐雪中送炭的義舉，至今仍讓我刻骨銘心。

也從那一次，辛姐就被我「連累」了，不管任何活動，我向辛姐求助，她再忙再累，一定不忘給我最大的支持，最難能可貴的是，她永遠謙虛地強調「財佈施容易，力佈施難」，看到我一定不忘鼓勵我說「平宜！辛苦了」。

就是因為辛姐的nice，當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成立時，我再三請求辛姐務必幫忙，拗不過我的央求，辛姐答應擔任第一屆理事長。而這兩年跟辛姐的合作如沐春風，在她的信任和支持



創會會長辛智秀記錄學生的上課情形 林國彰攝影

下，希望之翼順利起飛，雖然是個小組織，但仍舊做了不少大事業。

辛姐，你真的好棒，謝謝你了。儘管卸下了理事長重任，但希望你永遠是希望之翼的好朋友。

談了好多過去的努力，也該面對未來的挑戰，接下來兩年，協會在洪蘭教授的領導下，除了風風光光準備迎接大營盤小學第

一屆畢業典禮外，我們也將以大營盤小學為基礎，打造一座麻風村內的希望學園，計畫中包括興建一棟教學樓，住宿樓以及發展屯墾養殖的農場，要把大營盤小學從越西縣的鄉村小學逐步提升為涼山州的州立小學，看能不能因此爭取到大陸官方的扶貧經費，同時接納涼山州其他縣的麻風村學童來就讀，讀書外也開墾農場，鍛鍊自給自足的能力，讓

這座希望學園能真正成為全中國大陸第一所為麻風村學童深耕希望的示範學園。

總之，未來兩年大家得更努力了，或許明年的志工營，生活在大都會的我們，將搖身一變為「農夫」「農婦」，跟學生一起下田、種菜、養豬、放羊囉。



協會與樂生療養院舉辦向抗癩鬥士致敬活動，特別邀請陳總統參加 林國彰攝影

【2004/2/15】

舉辦向抗癩鬥士致敬活動

全台唯一一家照顧癩病（麻風病）患的公立醫療院所「樂生療養院」，由於興建捷運新莊線，病友的住所及院內的建築物將逐棟拆除而走入歷史，未來全數病友將移至署立迴龍醫院。為撫慰病友長年隔離並導致被社會歧視，也為樂生療養院的最後一年畫下完美句點。中華希望之翼

服務協會假衛生署樂生療養院舉辦向抗癩鬥士致敬活動，特別邀請陳總統參加，向院內所有病友致敬，他也成為進入樂生的第一位總統，衛生署長陳建仁為所有院友點燃人權紀念蠟燭，象徵揮別隔離的歲月，一同告別悲情，迎向尊嚴。會中中華希望之翼為幫助癩病病患急難救助，推出義賣的人權紀念蠟燭「尊嚴」（Dignity），以蠟燭溶化象徵

病患身體容易潰爛的特點，以金色與太陽花象徵堅強的生命力，希望社會大眾一起當蠟燭天使。會後亞都飯店愛心委員會特別精心烹調了豐盛的中西式餐點，席開十八桌，以五星級盛宴款待與會的所有樂生人，場面溫馨。

【2004/3/15】

大營盤小學第二期校舍擴建動工

由於大營盤舊有的校舍建築

已出現不敷使用的狀況，部份學童因路程遙遠造成就學不易，另有見於今年六年級畢業生將面臨升學考試，為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環境，協會於年初請當地政府協調擴建校舍事宜，徵用學校後方土地約687平方米，建築面積533.05平方米，興建一樓一底的住宿樓，興建硬體費用由中研院副院長曾志朗（前教育部長）、洪蘭教授及朱英龍教授共同捐資興建，生活設備則由辛智秀理事長捐贈。

【2004/4/23-5/5】

赴越西大營盤小學考察工作

【教務】

1. 獎學金發放改以學年計。
2. 新學期招收一年級的人數包括新生及留級生擬不得超過30人。
3. 新增設一個班級，今年已達完全小學1-6年級。

【衛生】

4/21衛生局派人至大營盤小學進行年度體檢，共有98位學童受檢，體檢專案僅執行一般例行檢查，要求衛生局重新進行全面的體檢，包括皮膚及內科檢查。

【職訓】

赴青島考察兩位職訓青年的學習狀況，兩位青年分別學習關於簡易的畫線鑽眼、打模、安裝及包裝等，學習狀況良好，每月會將學習心得傳真回台灣。兩位青年將於10月份成為麻風村裡第一次拿到身份證的村民。

【跨縣就讀】

赴金陽縣考察，原定採用將麻風村內的小孩，遷入村外小學就讀方式，來鼓勵一般人接納麻風病子女。但因當地政府配合度不足，固改採接麻風村裡適齡且具有自我照顧能力的孩童，進越西縣大營盤小學就讀。

【2004/6/29】

舉辦《悲歡樂生》新書發表暨義賣會

樂生療養院是台灣唯一一家公立麻風療養院，今年將因捷運工程，完全轉型為社區醫院，結束麻風專屬療養院的時代。從1930年建院至今，樂生療養院歷經日據、省府及衛生署時代，一直肩負著台灣麻風防治最筆路藍縷的使命，由於是台灣唯一的公立麻風收容機構及養護機構，樂生的一頁小史不僅代表台灣麻風防治史的一頁縮影，同時也是台

灣公共衛生史最充滿血淚坎坷的紀錄。有感於麻風病患飽受社會歧視，從去年開始編寫《悲歡樂生》，為長年在樂生療養院隔離的病友們立傳，盼望藉由此書，讓社會大眾重新正視麻風病。本書採精裝限量發行1500本，印刷費用由協會義賣人權紀念蠟燭及向社會各界認捐籌募。協會並於6月29日在城邦書店舉行新書發表會暨義賣會，當日邀請樂生院友一同為他們的新書慶生，來自各界關心麻風的友人蒞臨，場面溫馨，更有許多人以行動來認捐《悲歡樂生》一書。義賣所得將全額捐出，半數做為台灣樂生療養院老人的急難救助金，另外半數則計畫援助中國大陸偏遠地區麻風病患者子女的希望工程，幫助他們得到更好的教育環境。

【2004/7/29】

永久義工林國彰以「被麻風烙印的小孩」作品，奪得韓國東江攝影節「最佳外國攝影家大獎」

永久義工林國彰以「被麻風烙印的小孩」作品系列，榮獲韓國東江攝影節最佳外國攝影家大獎，並將獲獎全數獎金韓幣一



永久義工林國彰以「被麻風烙印的小孩」作品系列，榮獲韓國東江攝影節最佳外國攝影家大獎

千萬元（約台幣二十九萬五千元），捐給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東江攝影節是由韓國著名的江原道寧越縣主辦，林國彰是第1位獲得此項殊榮的台灣攝影家。中國時報資深記者林國彰四年來深入中國大涼山地區，用鏡頭真實記錄那群被流放在隔離世界的麻風病人的子女，他深刻收錄著麻風村裡的每張童顏，透過榮獲國際性的攝影大展，匯聚各地更多關愛的眼神。九月份林國彰又以「被麻風烙印的小孩」等系列作品，以受邀於山西平遙國際攝影節參展，展覽期間榮獲各界好評。

【2004/8/4-12】

第二屆兩岸志工生活體驗營

第二屆兩岸志工生活體驗營共有18位志工參加，13位台灣朋友，1位波蘭朋友以及3位中國大陸的朋友，一同陪伴大營盤的孩童度過暑假。行前協會整理9大

包的行囊，裡頭裝滿為孩童添購的新衣，深怕此次行李超重，同行志工倆倆一組協助消化這些重量限制。駐進大營盤小學的那個夜，泥濘的道路，一行人搖頭晃腦的顛上小學，遠處見點點亮光，孩童早已點起火把，夾道歡迎著遠來的我們。18位志工各就各位，拿出看家的本領，大夥五臟廟的問題，就由宣一主廚領著惠貞及淑芬兩位媽媽為我們盛上一道道美味佳餚。至於孩童的運動及遊戲時間，則交由孩子王馬致遠、阿Q及雅惠，雖然1/3的操場被興建校舍中的沙土佔領，仍不減他們遊戲的樂趣，不管是籃球、羽球或躲避球沒有什麼能難倒這群孩子。阿Q先生更是千里迢迢的從台灣帶了一部單槍投影機，我們讓大營盤小學變成「蚊子電影院」。而這次的美術課程由四川師範大學美術系的小馬老師和台灣相關科系的高材生林

昀、佳瑩、朵朵及詹朴等負責。語文部份則由四川西南交大的兩位研究生鄒濤及小清負責，我們為學校舉辦了第一次的演講比賽，他們兩肩負了指導的工作，從批改演講稿到肢體動作傳達，謹慎耐心的教導著這群第一次上台的孩子。至於一些DIY的勞作課，每位志工及小孩都從做中學、學中玩。邱爸爸還為學校未來整體的規劃，畫了願景圖，還捲起袖管動手鑿了一個水池，準備蓄養一些水生動植物，邱爸、邱媽更認購了13株樹種，為學校進行綠化工作。體驗營的尾聲，我們邀請村民及孩童一同迎火把同樂，當日正巧是惠貞媽媽的生日，在營火中我們大家一同為她慶生。相聚的時間總是過的特別快，第二屆兩岸志工生活體驗營就在大家的不捨中，相約明年見。

備註：此次參與的志工名單為張平宜、林庭宇、余雅惠、林國彰、林昀、林佳瑩、吳惠貞、陳亭伊（朵朵）、王宣一、詹朴、邱文彥、黃淑芬、吳兆鈞（阿Q）、馬致遠、葛淑玲、馬柏齡（小馬）、左小清、鄒濤。

【2004/9/30】

大營盤小學第二期校舍擴建完工

大營盤小學第二期住宿樓興建完成，兩層樓的建築，底層共有8間寢室，女、男各一的盥洗室，二樓則有教職員寢室、接待室、工作人員住房及廚房等，另興建曬衣間及蓄水池。目前共有34位孩童住進，男生寢室3間每間6-8人，女生寢室每間7-8人，並安排3位管理人員，負責照顧管理學生的生活起居及作息。進住的孩童以六年級學生及較遠的丁山自然村為優先，今年實驗性的接受來自金陽縣15名孩童進大營盤就學，依現有的校舍規模將可容納約50位的孩童住宿。

【2004/10】

開辦成人班、學前班、晚自習班

四月份考察工作已評估開辦成人識字班的必要性，九月份實地調查當地村民就讀意願，並於十月起每日晚間開辦成人班，目前有18位村民就讀。另外，有見於已屆齡的孩童仍有許多無法就讀，決定開辦學前班，目前已招收36名學童。

【回顧協會整年媒體報導】

2004/02/01

Career就業情報雜誌/廖和敏
放棄大牌記者百萬年薪只為一張癡瘋村小孩的臉

2004/02/13

中國時報-地方新聞/林家群
周日向抗癩英雄致敬

2004/02/15

中央通訊社/黃旭昇
用愛消除烙印，以悲天憫人的胸懷接納癩病病人

2004/02/15

聯合晚報-話題新聞/盧禮賓
扁向抗癩鬥士致敬

2004/02/15

中央社/黃旭昇
陳總統代表政府向遭隔離的台灣癩病患者致歉

2004/02/16

中國時報/林家群
總統到「樂生」向抗癩英雄致敬

2004/02/16

台灣日報/陳志仁
扁向抗癩勇士表達敬意並代表政府致歉

2004/02/16

自由時報/林金池

悲歡抗癩，樂生鬥士，總統致敬

2004/02/16

聯合報/盧禮賓
盛宴款待樂生人，總統親臨致歉，場面溫馨

2004/02/26

中國時報/林家群
張平宜為兩岸癩病患盡心力

2004/06/22

聯合晚報/邵冰如
悲歡樂生書寫麻風慾與義

2004/06/28

中國時報/丁文玲
悲歡樂生義賣支助樂生老人

2004/06/29-30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張平宜
我和樂生〔上〕〔下〕

2004/06/29

中國時報/林倖妃
張平宜林國彰，補綴樂生人悲歡離合

2004/06/29

中國時報/林倖妃、林家群
「悲歡樂生」見證台灣抗癩瘋史

2004/7/30

中國時報/陳盈珊
關懷之眼，照亮麻風童顏

2005年工作計畫及預算說明

總預算經費800萬

萬。專案秘書一名月薪NT3萬，一年13個月，計NT39萬。兼職人員及義工車馬費，一年估約NT15萬。員工保險補助費，約7萬。

辦公室各項雜支費用一年約需50萬。

一、辦公室運作經費NT150萬

說明：執行秘書一名月薪NT3萬，一年13個月，計NT39

萬。專案秘書一名月薪NT3萬，一年13個月，計NT39萬。兼職人員及義工車馬費，一年估約NT15萬。員工保險補助費，約7萬。

二、大營盤小學運作金NT100萬

說明：

包括學校代課老師補助、學生營養午餐補助、學生住宿生活補助、學生健檢、醫療補助費、學校各項固定支出。

三、兩岸業務推廣費NT140萬

說明：

1. 業務考察費 NT60萬

基於發展需要，協會將以2-3年，推動一項「希望學園」的計畫，因內容涉及校地規劃，農場經營，須特聘專業人員赴大陸考察，同時為協助學校運作，加強與當地聯繫，整合兩岸救援力量，協會也將固定派員赴大陸推展業務。執行業務所需機票費及差旅費約 NT60萬。

2. 工作用車 NT80萬

由於涼山州17個縣有17個麻風村，基於田野調查的必要，加上學校有經常性的採購必要，協會將添購吉普車一部，並聘請師傅一人薪資，車款、工資、油費及維修費一年約需NT80萬。

四、專案計畫經費

說明：

大營盤小學運作金表

項 目	金 額 (RMB/每年)	金 額 (台幣/每年)
王老師津貼	7,500	30,000
代課老師津貼2人	4,000	16,000
宿舍管理人員津貼3人	7,200	28,800
廚房人員津貼2人(註1)	6,000	24,000
學生營養午餐(註2)	120,000	480,000
住宿學生晚餐(註3)	30,000	120,000
學生健檢(每年2次)	2,000	8,400
跨縣就讀交通費及生活補助費(註4)	33,300	133,200
病人醫藥及生活補助費	15,000	63,000
書籍補助費	3,000	12,600
特別支出(樂生獎學金)	10,000	42,000
活動資金(大營盤小學水電費、雜支費等)	10,000	42,000
合 計	250,000	1,000,000

註1：廚房薪資每年10個月計算。

註2：營養午餐費 NT48萬：大營盤小學師生有140人，每人以一餐NT10元計，一個月餐費所需餐為4萬2仟元，全校需要年經費(扣除寒暑假)約NT42萬；其他廚房設備NT6萬(硬體改善、餐具及廚房冷藏、消毒設備)。

註3：晚餐費 NT12萬：大營盤小學師生有40人，每人以一餐NT10元計，一個月餐費所需餐為1萬2仟元，全校需要年經費(扣除寒暑假)約NT12萬。

註4：依據大陸普通寄宿制規範，目前州政府已補助四年級以上學生每月每人RMB30元的費用，每月補助金額共RMB1,050元，此部份將補助一、二年級營養早餐內容，每天營養早餐增加一杯豆奶。

1. 「希望學園」計畫——執行時間（2004-2006）

「希望學園」將包括一所設備完善的教學樓、學生宿舍樓和實驗農場等，詳細說明如下篇〈希望學園藍圖〉。

第一階段計畫：徵地及興建教學樓 NT 300萬

2004年12月，「希望學園」完成徵地、整地。

2005年3月，「教學樓」動工，實驗農場同步規劃進行。

2005年7月，大營盤第一屆畢業典禮。

2005年12月，「教學樓」落成。

第二階段計畫（2006年）

2005年12月，「學生宿舍」動工，2006年7月完工。

2006年9月，正式成為涼山州麻風病人子女，300人的特殊小學。

2. 畢業典禮特別專案NT60萬

2005年夏天，將有16名六年級生自大營盤小學畢業，他們將是大營盤小學創校十八年來第一屆畢業生，再加上大營盤小學是中國大陸第一所蓋在麻風村的正規小學，因此為了迎接第一屆畢



小朋友快快長大來上學（上圖） 林國彰攝影
我的名字叫做機皮木牛（下圖） 林國彰攝影

業生的來臨，將與兩岸志工一起舉辦特別慶祝活動。

(1)慢跑比賽：以「跑出麻風烙印，擁抱健康希望之翼」為主題，邀請越西縣內中小學師生參加，辦一場越野馬拉松比賽。

(2)園遊會：擺設攤位，把歡樂的氣氛帶進校園，並邀請越西縣內中小學師生與會，增進彼此的交流，並增進彼此的了解。

(3)出版《大營盤奇蹟》：將把麻風村這所希望小學，如何披荊斬棘，蛻變成一座希望學園的故事，出版成書，與社會各界分享。

五、義賣及推廣活動NT50萬

說明：

基於讓更多人對於協會的業務有所了解，以及增進未來協會運作的便利，協會將不定期舉辦各類的義賣及推廣活動，期盼更多朋友能一同參與。



小朋友演講比賽（上圖） 林國彰攝影
Kerry也是大營盤的一分子（下圖） 林國彰攝影

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94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自94年1月1日至94年12月31日

科 目			上 年 度			與上 年 度 預 算 比 較		說 明
款	項	目 名 稱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預 算 數	實 際 數	增 加	減 少	
1		本會經費收入	6,560,000	4,105,000	6,698,690	2,455,000	-	
	1	會費	60,000	105,000	53,000	-	45,000	
	2	捐款及其他收入	6,500,000	4,000,000	6,645,690	2,500,000	-	
2		本會經費支出	8,100,000	4,090,000	7,236,720	4,010,000	-	
	1	人事費	1,000,000	580,000	693,630	420,000	-	
	1	員工給薪	780,000	390,000	500,000	390,000	-	
	2	兼職人員及義工車馬費	150,000	130,000	150,000	20,000	-	
	3	保險補助費	70,000	60,000	43,630	10,000	-	
	2	辦公費	500,000	420,000	413,874	80,000	-	
	1	文具、書報、雜誌	60,000	55,000	43,949	5,000	-	
	2	印刷費	70,000	70,000	71,730	-	-	
	3	水電費	40,000	40,000	23,566	-	-	
	4	旅運費	80,000	50,000	60,568	30,000	-	
	5	郵電費	70,000	95,000	44,954	-	25,000	
	6	修繕維護費	60,000	60,000	53,429	-	-	
	7	公共關係費	120,000	50,000	115,678	70,000	-	
	3	業務費	6,500,000	2,990,000	5,922,932	3,510,000	-	
	1	業務考察推展費	2,900,000	1,590,000	2,239,461	1,310,000	-	1.業務考察費 2.工作用車 3.大營盤小學運作金 4.義賣及推廣活動
	2	專案計畫支出	3,600,000	1,400,000	3,683,471	2,200,000	-	1.希望學園 第一階段計畫 2.畢業典禮 特別專案
	4	購置費	100,000	100,000	206,284	-	-	
上 年 度 結 餘			1,650,469	-	2,188,499			
合 計 (結 餘)			110,469	15,000	1,650,469			

希望學園藍圖

我們要打造一座「希望學園」，為麻風村的孩子開創一條通往文明社會的道路。

在希望學園，只要耕耘，就有收穫。

在希望學園，沒有自私，只有愛與分享。

在希望學園，沒有歧視，只有快樂與希望。

在希望學園，只要努力，一定可以扭轉宿命。

夢想中的希望學園佔地二十畝，坐擁一片綠樹山林，以大營盤小學為基礎，其中要有一棟彝族建築特色的教學樓，一棟有現代廚房設備的學生宿舍樓和一座可以屯墾養殖的實驗農場，有朝一日，這個學園將成為涼山州「麻風村孩子們」心目中的伊甸園，和中國大陸第一所為麻風病人子女深耕希望的示範學園。

一、 基地條件分析

四川省越西縣大營盤地區過去專為收容麻風病人而設置的五組村落，區位偏遠，位於兩河匯流的緩坡上。附近梯田井然、景致優美，主要作物除水稻和玉米外，亦產菸葉。目前大營盤小學已建有兩棟單層教學樓、一棟

辦公室、兩棟學生宿舍和一棟辦公室。但因學生數量日增，目前校舍已不敷需求，亟待擴建，以容納更多窮山僻壤之學子。又目前校舍狹窄不整，格局過小，缺乏孩童活動空間，必須以較具創意之設計（如一樓挑空之風雨操場），規劃具有多重功能之教學樓，始能滿足學生活動與教學之特殊需求。

校區周邊為第二組麻風村聚落，毗連教職員宿舍後方之水稻田、校前梯田，以及學生宿舍後方山坡平台等，尚有足夠空地，面積至少在二畝左右，且地形平坦，適宜興建校舍。另外由於麻風病人日漸凋零、耕作人力老化，地價低廉，又與地方教育當局已有溝通共識等因素，是故校地取得困難不大，可供未來徵收做為學校擴建發展之需。

二、 地方特色保存

越西縣為四川彝族自治區，具有強烈的民族特色。例如，彝族喜用色彩以紅色、黃色和黑色為主，八卦為圓弧波浪紋，當地建築以黃色土磚為多，形式古拙親切。計畫中的教學樓和未來住宿樓，以及其它校舍改建，將結

合彝族建築特色，並與當地村莊和地形景觀調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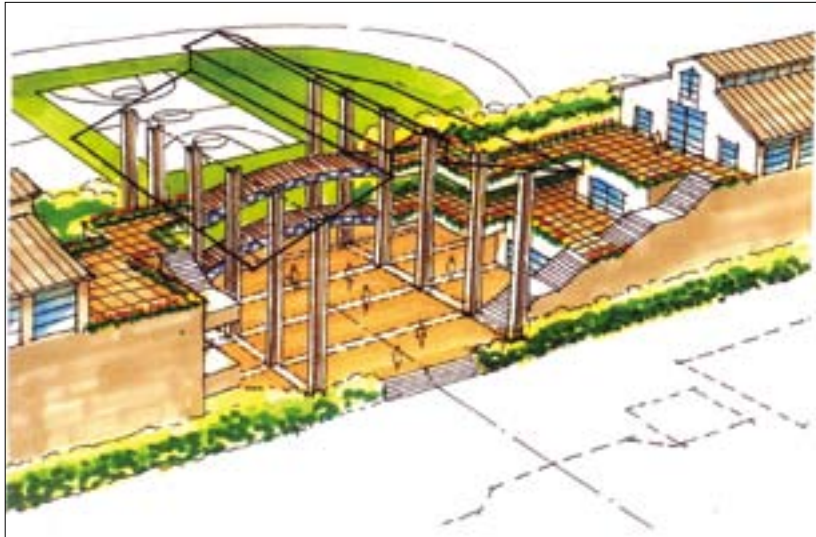
(1) 彝族特色的教學樓

12間教室：

在過去四年重建的過程中，發現涼山彝族自治州17個縣（全屬國貧縣，年收入不到千元人民幣）中，由於受到大營盤小學逐步蛻變的鼓舞，已經有四個縣的麻風村在國際慈善團體協助下建立點校，開始重視麻風病人子女教育問題，但因地處偏僻，病人及其家屬散居山區，要發展正規學校不容易，而一般小學又不歡迎麻風村的孩子就讀，因此協會希望以大營盤現有150名師生的規模為基礎，再徵收二十畝地，發展成為300人的特殊小學，除了越西當地的學童外，也接納其他縣麻風病人子女跨縣就讀。

12間教室外，還要包括：

美術教室：由於少數民族對色彩有天生的敏銳度，過去孩子們從來沒有拿過畫筆，可是兩次志工營下來，發現這些孩子不僅用色大膽，同時對事物都有自己的觀察角度，他們的畫如此真率、自然、生動，充滿著童真和美好的希望，可謂個個都是素人



夢想中的希望學園藍圖 建築師張清華提供

畫家。因此發展一間美術教室，可以特聘專業教師，彩繪孩子們的夢想，同時也可以培養他們發展美術工藝，與彝族有名的漆器文化藝術結合。

圖書室：麻風村的孩子因為沒有合法身分，一般無法探觸外面世界，而麻風村民普遍經濟窘困，全村沒有一台電視，對於外面的世界一片空白，為了讓孩子們擴展視野，增廣見聞，建立圖書室，添購視聽設備，透由文字或影像，幫助學生了解世界之偉大，人文之多彩。

音樂教室：彝族的孩子跟任何少數民族一樣，是天生的歌唱家和舞蹈家，彝族有其獨特的宗

教信仰，而很多美麗的傳說，都是透由歌聲和舞蹈來表達，因此成立一個合唱團，讓孩子們穿上彝族的民族服飾，不僅可以發揚鷹族奔放於天地的澎湃感情，也可以唱出大營盤小學奮鬥宿命的心路歷程。

手工藝教室：彝族人很會打製銀飾，不管項鍊、耳環或戒指，信手打來，皆渾然天成，自有民族特色，因此從小培養孩子的才藝，除了讓他們建立自信外，也可認識祖先的老寶貝。銀飾藝術外，佐以縫紉、刺繡、織布或烹飪家政課程等等，多方開發學童們的潛力。

(2) 實驗農場

雖然麻風村裡的青少年幾乎都是文盲，但是他們卻有雙天生拿鋤頭的手，因此如果學校有個實驗農場，請專家重新規劃，指導技術後，300名師生加上村內青少年的後援，一定可以把荒山變成農地，種米、麥、玉米、土豆等主食，並開闢蔬菜區，果園區，甚至圈養牛、羊等發展放牧、或養殖豬、雞等，作為學生營養食物等等。另外實驗農場也可附設職訓教室，例如，高橋村的經濟農作物為菸葉種植，學校可聘請政府烤煙專家前來指導教育村民如何種好煙，烤好煙，幫助農民增加收入，提升村民的經濟能力，如此一來，實驗農場除了扮演學校教育的功能，也能推動社區經濟康復的功能。

(3) 學生宿舍

大營盤小學今年落成一棟一樓一底的住宿樓，生活設施完備，尤其建造了現代化的抽水馬桶，充分改善衛生條件，由於住有教職員工，因此，最多容納60名住宿學生。另外許多學生住在十分偏遠山區，山路崎嶇，走讀辛苦，甚至陸續將有他縣麻風村的學生來跨縣就讀，因此當學校



希望學園初步規畫圖 建築師張春增繪製

擴展為300人時，勢必要再興建一棟容納100人的學生樓。這棟學生樓最大的特色是要有現代設備的廚房，讓學生在一個乾淨衛生的餐廳裡享用希望學園實驗農場的出產的午膳。

(4) 補習教育

學前教育班：麻風村的孩子由於條件困窘加上資訊貧乏，正式上學前，根本無所謂的幼兒學

前教育，加上大營盤小學一年級只能招生一班（28人），所以不僅很多學齡兒童進不了學校，甚至不少超齡的孩子也只能望校興嘆，為此，利用放學後每天一小時的時間開辦學前班，讓一些小小孩學學漢語，玩玩遊戲，看看教學影片，適應團體生活，養成他們就學的準備。

成人教育班：大營盤小學創

校至今，沒有一個小學畢業生，加上村內需要大量勞動力，學生流動率高，因此不少青年人至今仍是文盲。由於深受文盲之苦，他們渴望學校能夠開辦成人教育班，讓他們在農忙之餘，能有機會讀點書識點字，增加生活常識。

婦女衛教班：麻風村內公共衛生十分落後，大人小人幾乎

都不講衛生，加上人畜共居，孩子頭髮長蝨，體內長蟲的情況普遍，不僅有礙健康也有礙孩子發育。在舉辦兩屆志工營，幫孩子洗澡、洗頭、剪指甲後，深感衛生教育的重要，為此我希望從孩子的姊姊媽媽們著手，藉由婦女衛教班的課程，教育她們家庭衛生常識。又村內超生問題嚴重，似乎家長不懂優生的觀念，為此，教導個人衛生，計畫生育等等，都是衛教班刻不容緩的任務。

(5) 活動與競賽

身為希望學園的成員，我們希望這裏是孩子們的快樂天堂，因此舉辦各種活動與競賽，不僅可以培養團隊精神，凝聚學員向心力和榮譽感，同時也可以凝聚村民共識，作為與外界聯誼的橋樑。

像為山上的孩子們量身訂做的慢跑比賽，火把節傳統歌舞競賽，或是彝族男人最愛的摔角比賽，或是展現才藝的美勞比賽，甚至在實驗農場舉辦種菜比賽或放牧比賽等等，在各項競賽活動中發揮希望學園的快樂與希望。

(6) 建教合作

根據麻風村青年的需要，年前曾甄選兩名能說寫漢語漢字的年輕人赴青島一家運動器材公司進行實驗培訓計劃，除了觀察他們試應外界的能力，同時也希望訓練他們一技之長，一年下來，他們是第一批拿著臨時身分證走向社會之路的麻風村民，由於他們努力的表現，預計今年十月，兩人將順利取得正式身分證，變成一個合法公民。

透由上述實驗計畫，本協會認為麻風村的年輕人不管在就學或就業方面，只要提供機會，加以監督鼓勵，他們都有可能透由自身的學習能力，創造自己命運，為此，協會希望尋求台商的協助，甄選畢業生或村內青年，擬定長期培訓計畫，讓他們有機會學習一技之長。

(7) 獎學金

2005年，大營盤即將有第一屆畢業生要踏出校門。有的人繼續學業，有的會走上職訓之路，大家各奔前程。然而，不管就學或就業，協會希望能設立獎學金制度，鼓勵各五位優秀的希望學員，幫他們順利圓夢。（每人一

年500人民幣）

三、計畫經費預估

希望學園的完成，必須分二階段執行。

第一年計畫——主要計畫的內容將以徵收土地、農場闢建、初期教學課程和部分教學樓工程經費為主。

第二年計畫——逐步完成住宿樓和其他改建設施與軟體建置工作。

期別	項目	經費
第一期	土地徵收整理	640,000
	教學樓興建	1,100,000
	教學農場興建	193,000
	初期課程材料	67,000
	預備金	100,000
	小計	2,100,000
第二期	教學設備	1,170,400
	住宿樓興建	1,500,000
	後續課程規劃	200,000
	學園人事經費	720,000
	活動中心興建	800,000
	預備金	100,000
小計	4,490,400	
總計		6,590,400

從來沒想到，我的唯一嗜好「吃」，有一天，會成為我在大營盤生活中的最大樂趣。這樣的樂趣，對一個喜歡在傷感中成長的雙魚座女子來說，其實，樂趣是孩子們帶給我的；而我，依然是傷感充塞心中。

在我第一次下廚的時候，我看到王媽和翠蘭疑惑、為難的表情，我就知道，光為孩子下幾天廚是改變不了王媽一家人的習性及心態的。孩子們需要懂得更多，才有自立自強的機會，自己改善伙食的機會。

於是，利用晚自習的空檔，我與孩子們交流時，詢問了他們對飲食、三餐的看法。孩子們說：「我們在家一天吃兩餐。吃大米、土豆和白菜。」難怪王老師的菜單上只有大米、土豆和白菜了。

「如果小華阿姨教你們煮別的好吃的東西，你們願不願意學？」

我在黑板上寫下「貓耳朵」三個字，回頭問他們：「知不知道它是什麼？」

不知哪個孩子大膽的問：「什麼是貓耳朵啊？小華阿



難得有烤乳豬可以大快朵頤 林國彰攝影

姨。」

「貓耳朵啊是一種麵食，你們真的以為是貓的耳朵嗎？」

孩子們都笑了。

「你們吃過哪些麵食？」

「知不知道什麼叫麵食？」
「有沒有吃過麵條？」
「有沒有吃過水餃？」
「有沒有吃過蔥油餅？……有沒有吃過麵疙瘩？……有沒有吃過麵片兒湯？」

孩子們全是一臉茫然！我終於懂了，除了麵條和饅頭、包子（村裡有得賣），其他的麵食對孩子們來說都是新鮮的奇怪玩意兒。

我把所謂的麵食做了簡單的介紹。也宣佈了星期六中午做貓

耳朵，星期天中午做蔥油餅。沒住校的孩子一樣歡迎。八點廚房門口集合，從和麵開始教起。

孩子們興奮地看王媽媽和麵，倒也都規規矩矩的沒敢要求要插手。我在等醒麵的時間要孩子們把飯廳裡的餐桌全搬出去擦洗乾淨。請王媽媽煮一鍋酸菜肉絲湯。等一切準備就緒，就從揉麵開始，正式開始了孩子們的餐食學習課程。

為什麼我要說餐食而不說麵食學習？除了第一次在大營盤的十四天時間裡，孩子們親手做過貓耳朵、蔥油餅外，食材的搭配一直是我自己學習及教育王

老師、王媽媽和孩子們的主要課題。為了豐富食材、減少支出，我在較大的市場裡挑選當季量產的新鮮蔬果，價格以不超出六角一斤為準。於是，先是看我市場裡一陣廝殺，而賣菜的大娘們看我採買的量夠大，也開始紛紛降價，圖我一口氣能買下他一攤子所有的貨，那時的熱鬧勁兒，讓我這台灣來的扶貧孃孃，渾身找不出一點斯文味兒。

第二次去大營盤，我雖然駕輕就熟，市場、廚房裡的事全難不倒我，不但能化腐朽為神奇的把夾生的水餃變成好吃的麵片兒湯。王媽媽也見識到所謂煎蔥油餅跟烤南瓜餅的不同，但我一點也沒有心滿意足的感覺。

平宜在寒冷的氣候下想吃一鍋熱熱的火鍋，別說學校只有幾個又重又大的三心煤球爐可用，就是城關裡也找不到幾個合用的小瓦斯爐。但我下了決心要給孩子吃火鍋，哪怕市場裡什麼火鍋料也沒有，我心想，變也要變一鍋豐盛的什錦鍋出來。

於是，我先用豬大骨跟雞胸骨熬一鍋湯底，再在湯底裡加進一堆時鮮蔬菜，包括孩子家

田裡現摘的蘿蔔等，特別一點的是加了一些生鮮菇類及豬血、餌馱（類似寧波年糕）。把餐廳的桌椅全搬到四周，再抬了一個煤球爐到餐廳的中央，一個可以裝個小孩洗澡的白鐵鍋火鍋就這麼進了餐廳。除了鹽巴，我什麼調味料都沒放，這個鍋就叫做『什錦生鮮養生鍋』。原來還有點擔心口味太淡，孩子們會不會不喜歡，等看到最小的幾個孩子都吃了5大碗（台灣的湯麵碗喔！），才真正放了心。你如果問，一個孩子如果吃5碗，4、50個人吃，那鍋要有多大啊？放心！我準備了兩大鍋，只不過為了怕漏氣，也怕爐重，搬起來不方便，所以藏了一鍋在廚房裡，自然也都吃了個精光。

孩子們沒吃過火鍋也許是如此嘴兇的原因。平宜專出點子也是孩子們的福氣。有家長送了兩隻雞來，平宜竟然想吃宮保雞丁。可！只不過雞丁成了路人乙，主角讓給了豆腐乾，配角是青辣椒，連乾紅辣椒都只能當路人甲。孩子們沒聽說過魚香肉絲，肉絲成了配角也不稀奇，誰叫當地的涼薯又甜又脆又便宜。

意外的是生長在四川的孩子竟然也沒聽說過「麻婆豆腐」，這就叫人又樂又氣了。

樂的是終於有道菜的主角不必換人當，豆腐穩坐寶座。氣的是，不缺麻辣調味料的大營盤怎麼會沒人知道麻婆豆腐這道菜？結果是當地做的豆腐有夠粗，想燒個好吃點的麻婆豆腐都不容易，難怪當地沒人在意四川有道名菜，叫做「麻婆豆腐」了。

仔細算算，孩子們因為小華阿姨的到訪，接觸到的新鮮玩意，除了蘋果可以燒肉外，鯉魚可以煮鹹菜豆腐湯；失敗的貓耳朵可以變身為麵疙瘩，蔥油餅有鹽有油當然好吃（蔥花可貴了，只能少少點綴一點點）。烤南瓜餅居然不用油，經濟實惠又好吃；有型的水餃、沒樣兒的盒子，到最後都成了麵片兒湯，真是一樣麵食三種型，也算快速教學法了。至於那些沒聽過也沒吃過的四川名菜，不管怎麼變形，到了孩子的嘴裡，都是一樣的反應：「哇！好好吃喔！」我真的不知道該得意還是傷心，但給了孩子們這麼多個第一次，我也不算白忙了這20多天！

We Receive More Than We Give

Through the ages China has appeared to the Western World as mysterious. Outsiders have always been fascinated by China's culture, people, philosoph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Attracted by its beauty, they have tried to reveal its deepest secrets and, in fact, made many interesting discoveries. Then, for a while it seemed that time stopped. The Communist system kept foreigners away from China's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cultural affairs. The last decade, of course, has been marked by great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so much so that now it is impossible to keep up with the country's transformation.

World-wide media successfully advertise this progress by broadcasting scenes and views of prosperous districts in Beijing, Shanghai, Tianjin or Hong Kong. Also picturesque sights of nature,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small miracles of fauna and flora find their way to international viewers. Yet very seldom does one

see reports on people or places in China which are far from the mainstream of these remarkable changes.

In this article I would like to share an experience from my recent visit to China. It is of one of these out of the way place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image popularly projected by the media.

I visited a village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China, in Sichuan Province. Yuexi where I stayed for a month - is surrounded by beautiful mountains. In those mountains there are seventeen settlements inhabited by lepers. Yuexi Village is one of the biggest of them with a population of one thousand indigenous people. The purpose of the visit was to help the local community take care of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ldren. I was very surprised to find out that meeting such a basic need as an elementary education was a big problem in that area. But, in fact, it is. The schools are far away and children from leper families

are not always welcome when they get to these schools. Thanks however to the efforts of Vickie Chuan, a Taiwanese volunteer who invited me for the summer project, a group of kids have been able to enjoy the benefits of learning for the past four years.

One day a girl approached me and said that Vickie Chuan was a blessing for them, since without her she and many other kids could not speak Chinese and would not be able to communicate freely with other Chinese citizens. Most of the people there speak only their native dialect. After I got to know Vickie better, I realized how talented a leader she was, well-informed, self-disciplined, well-organized and totally devoted to the local community. She and an organization Vickie cooperates with were the first group of people who noticed the great need of children from leper families for elementary education.

When I arrived at the village I found a small school built by



學生們好奇Marek的一舉一動 林國彰攝影

Vickie and other sponsors from Taiwan. It was just finished. A dormitory for young students was also ready to be opened. Thirty children from a remote mountain area - it took some 12 hours by car to get there - were ready to move in and we were responsible for welcoming them and helping them adjust to their new environment. The team was made up of volunteers from Taiwan. They were people in higher education includ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heir interest in helping poor families in a tiny, insignificant corner of China impressed me

very much. They could have spent their summer holidays relaxing on a beach or resting in any tourist spot in Asia but chose to serve the needy.

Soon after I began visiting the ethnic families in their homes, I too understood what attracted them so much to this place. What I saw at first glance were children's dirty faces (not washed for weeks)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ir leper parents shocked me. Yet, immediately after that first unpleasant impression, my heart told me that their sticky hair and torn clothes were only the veil of

poverty. I then could see eyes full of hope, love and joy, like pearls closed in a shell. I was touched so much, because I could see, like St. Vincent, Jesus Christ in the poor and could see Him every day.

I remember, once when we were visiting families, we entered a house, a typical house with a dirt floor, fireplace in the middle and sleeping area next to it, and sat in the living room for a chat. Since it was evening the candles were lighted. Our host treated us to corn and sunflower seeds. Then after a few moments his wife picked up a knife to go out kill a chicken for our supper. We declined and preferred to leave a short while later rather than trouble her. The families are so hospitable and grateful and, despite poverty, very joyful.

I had a wonderful summer and I want to thank God and the Vincentian Province that made this beautiful experience happen. I, all of us, received so much more than we gave.

這次我們這一行十多人從台北和成都過來，一方面希望能給這裡的孩子一個快樂假期，一方面想要來了解這個特別為麻風子女建造的小學是什麼樣子，我們還能夠為它做些什麼。

黑夜中，遠處隱約有些微的光影晃動，車窗外，是漆黑一片。車子困難的在山路上走走停停，司機開沒幾步便下車搬石頭鋪路。山路很糟，本來說可能要換乘小馬車，但是帶隊的張平宜說，人員和貨品太多，盡量還是開車上山較方便，大夥坐不到馬車，似乎心底都有些失望。但不久這小小的失望，就被愈來愈多搖曳的光影遮去了。「是火把。」有人喊著。一叢叢的火把，蜿蜒上山，在黑夜的山谷搖曳，有點像夢境似的。

從台北出發，經香港、成都，帶著大批行李，搭了七八個小時擁擠不堪的長途火車，再換乘麵包車上山，折騰了兩天，大家早已疲憊不堪，但我們大都不清楚要去的地方還有多遠，我們將要到達的麻風村裡的「大營盤小學」是什麼樣子？雖然我們看過照片，知道要在教室打地鋪、



蚊子電影院 林國彰攝影

蹲沒門的茅坑，但是基本上心底還是很忐忑不安的，尤其，還有好幾名青少年和我們同行，不知道他們能不能適應。

但眼前，火光織成的浪漫的鏡頭，是火把節嗎？聽說當地原住民彝族的火把節就在這幾天，他們在過節嗎？車子接近的時候，終於見著了第一群舉火把的人，是來接我們的，山路漆黑，山上五組麻風村民和孩子們全部拿著火把來為我們引路。急急跳下車來，火把之一張張黑漆漆的臉龐，我對他們微笑，但是他們的表情不大豐富，只直盯盯的瞪著我們，沒什麼笑容。

一串長長的火把隊伍，沿著

山路向上移動，我接過他們手上的火把，試著問他們在這裡等多久了？但卻沒人回答我。他們陪著我一起走，卻仍是只張著大眼睛瞪著我，是聽不懂我說的語言嗎？為什麼他們不大說話也不笑，可是看起來真的是來迎接我們的啊，這大半夜的，舉著火把特別來接我們，太令人惶恐了。

終於走到學校了，在學校門口，孩子和村民們將手中的火把紛紛熄滅，感性的淑芬一臉鼻涕眼淚的。我們都沒有想到，孩子們是這樣盛大的迎接我們，讓我們感動得有些不安。雖然他們似乎比我們更不知所措，望著這一群成都和台灣來的老師們，眼神



為了幫小朋友洗澡 王宣只好下「河」大顯身手 林國彰攝影

裡充滿迷惑。

放下火把，大家進到學校操場集合。早我們兩周過來、嗓子已喊啞的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執行長張平宜把麥克風交給我，在完全沒摸清楚情況下，我跳上板凳，介紹這次參加體驗營的夥伴，並謝謝大家，黑暗中，沒有了火把，只有老師辦公室透出一點點燈光，映著操場上黑壓壓一片的孩子和村民，他們的臉仍然多半沒有表情，只有彝族孩子烏溜溜的大眼睛，透露著許多好奇。

那樣的沉默，那樣的安靜，直到第二天我才明白，為什麼看不清楚他們的表情，因為他們的

臉本來就都是黑黑的，他們大多不是常常洗臉的，或者說，有人根本不曾洗過臉。更特別的是，他們很少和外人打交道，因為他們都是沒有身分的村民，他們是被麻風烙印的一群，他們不能下山，不能外出，在從前，他們也不能上學，所以他們根本不知如何和陌生人講話。

因此前晚問他們在山上拿火把等了多久是多愚蠢的問題，他們沒有手錶，幾乎也沒有時鐘，基本上沒什麼訪客，若是真有客人要來，他們早早準備好等在那裡，等到你來為止，無所謂等多久，更沒有幾分鐘幾小時的概念。所以我每回問路，問他們

去溪邊要走多久，去鎮上要走多久，同樣都是蠢問題，當然更蠢的問題還有很多呢。

這次我們這一行十多人從台北和成都過來，我們稱之為體驗營，一方面希望能給這裡的孩子一個快樂假期，一方面想要來了解這個特別為麻風子女建造的小學是什麼樣子，我們還能夠為它做些什麼，同時也是為了我們不定期的為這所學校舉辦義賣等籌款活動而向親朋好友募款有所交代，因此我們終於帶著幾許使命、幾許不安千里迢迢來到這裡。

深夜時分，孩子們迎接了我們便又點著火把回家去，在操場上一抬頭，火把已快速在似乎很遠很高的山路間移動著。我們提著行李進教室安頓我們的寢室，地鋪已經幫我們鋪好了，真是好慚愧，我們不是宣稱來做服務的嗎？但平宜一再抱歉說本來要讓我們住進新蓋好的宿舍，但是宿舍工期嚴重落後，預計要完工的宿舍，目前還只有個空殼子。這幢宿舍是中研院曾志朗副院長和夫人洪蘭教授及台大朱英龍教授共同捐獻建造的。



美勞老師吳惠貞 林國彰攝影



放下教鞭黃淑芬搖身一變為志工營的大廚娘 林國彰攝影

宿舍沒好，我們開心的在教室打地鋪，好像回到少年時代。打地鋪大家不介意，只是要走進傳說中沒有隔間門沒有沖水設備的直落式茅坑時，大家都有點笑得不大自然。不得已必須去報到之後，大家交換一下心得，也覺得比想像中好一些，雖然沒門，氣味不佳，但在這樣的環境裡，看得出來是花了很多力氣清潔整理過的，而且我們不早都有心理準備了嗎？因此當我就寢之前，大動作的一腳跨入露天的洗手檯準備洗腳睡覺時，阿朴剛好經過看到，他笑著對我說，「媽，我看妳已經融入這個環境了嘛！」頭一抬，天上堆滿了星星，蟲鳴鳥叫，感覺不出像個麻風村裡的小學，比起三層硬臥的長途火

車，這裡真是安靜舒適，反倒像世外桃源。

輾轉從台北出發到這裡，已經折騰了整整兩天，大家都累壞了。我們這一群包括前後五年每年都來此兩三次的攝影家林國彰，這回他並帶了兩位讀大學的女兒林昀、佳瑩同行，佳瑩已是第二次來到大營盤，去年她帶這裡的孩子們，畫了一個可愛的校門。這回來這裡寫生的是中山大學海洋環工系的邱文彥副教授，他第二天一早，就坐在校園裡寫生，但是他說一次最多只能畫半個鐘頭，因為當他把速描簿一拿出來，周圍立刻就圍了一圈孩子觀看，他並不怕孩子看他畫畫，但是孩子們身上散發出來的臭味圍著他，著實叫人有點受不了。

好奇寶寶似的邱老師一向對環保及教育工作投入甚多，來到這裡亦無時無刻的在動腦筋和提問，他帶領學生在校園裡挖了一個小水池，也去買了十多種樹苗，教孩子種植並要求他們認養。

學校的孩子們一件制服四季穿，不換不洗，在第二批制服送達之前，很難要求他們換洗，因為他們真的是沒有其他的衣服可穿，也不懂什麼好的衛生習慣。來此拍紀錄片的阿Q吳兆鈞，是個二十六歲的大男孩，他在替孩子拍片的時候，也有和邱老師同樣的情形，於是他和孩子們一起到山下的溪裡去玩的時候，帶著洗髮精沐浴乳一起去，邊和孩子們玩水也就一面把頭髮身體都洗乾淨了，然後再幫他們剪指甲、



邱文彥教授親自動手美化學校的環境 林國彰攝影



Marek正在廚房準備波蘭菜 林國彰攝影

教他們刷牙，都市少年阿Q因此不折不扣的成了孩子王。

在台北日夜顛倒在電影公司工作的阿Q，說他其實在出發前根本搞不清楚要來這裡做什麼，是老闆派他來放電影和拍紀錄片的，他出發前還嘀咕著，「別人出差都去日本，為什麼叫我到這個什麼窮鄉僻壤的麻風村？」但是一天之後，他就愛上這裡、愛上這些孩子了，他不急著拍片，先和孩子們建立關係，他說他回去一定要告訴老闆這裡的情況，他還要再來。

保護我們不被狗咬的是吉賽阿宏，他很認真的幫我們趕狗，介紹我們家人朋友。在師大附中教書的黃淑芬老師，問他在哪做功課，他指指一個半閣樓的木板

搭出的空間，我們側身爬上去一半就被跳蚤咬了好幾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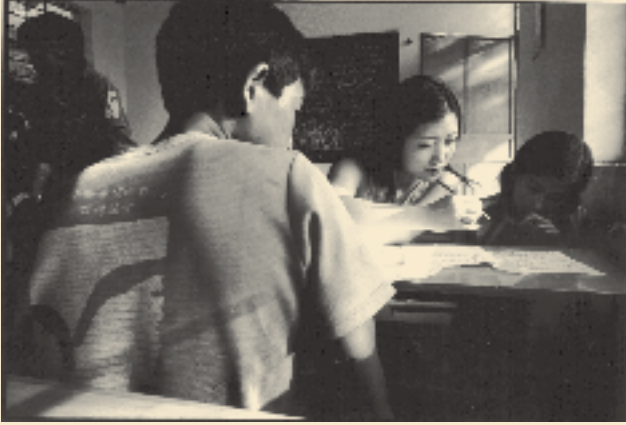
Marek也被咬個半死，他搞不清楚還以為是吃東西過敏，皮膚起疹子。這位才二十五歲從波蘭來的修士，在台北輔大神學院讀書，他計畫暑假來大營盤服務兩個月，第一天早上就抱著肚子哭喪著臉坐在校園裡。真是難怪他要水土不服，這裡大家吃辣，無辣不歡，他當然要肚子痛了。

後來我們徒步一個多小時下山到山下的市場去買菜，金髮大塊頭的他，走到哪都引人注目，在路上他一再說自己是來吃苦的，把一大籃子菜扛在肩上。陪我們去的大營盤小學王老師說，因為Marek的出現，所有的菜都漲了百分之五十。他第二天用學

校的大灶，做了一餐波蘭菜給我們吃。

Marek後來在大營盤住到學校要開學才回台北，中華希望之翼的執行祕書葛淑玲，更是下決心要再住到十月分，到更深山裡探訪未建檔的麻風病人。她和Marek差不多年紀，總是很安靜的不多話，聽說她第一次探訪過大營盤之後，便沮喪得想放棄這個工作，因為她覺得背負了太多的無力感，後來大約是孩子們讓她放不下吧，我們看著孩子們寫給她的信，我相信無論如何，這一段的經歷將是她人生中一份抹不去的歷練。

Marek回台北後也和平宜說，他要再思考是否將來要擔任神職，他覺得神職人員背負的使



左小清指導孩子做功課 林國彰攝影



馬柏齡雖然是個大學副教授但走出課堂上依然童心未泯 林國彰攝影

命不一樣，有很多束縛和牽絆，他想先回波蘭再說。我雖然和他相約台北再做一次波蘭菜，但是後來我們忙著義賣會做手工，便沒有和他聯絡，不知二十五歲的他以後的人生會是怎樣。

從市場回來，終於見著了原本要騎乘的小馬車，又瘦又小的馬匹，和沾滿塵土的拖板車，和浪漫的想像實在相距太遠。不過當我們買菜回去時，校園裡牽來一隻頭上綁了大紅蝴蝶結的羊和兩隻裝在布袋裡的小豬，是村民們送給我們這些遠客的禮物。那兩隻豬，後來村民幫忙宰了，被宰殺的豬整隻放在砧板上，淑芬和我勉強的開始拔毛洗腸剝開，大夥在校園裡生火烤肉，邊說笑邊烤著瘦只剩骨的豬排，真是難

得的經驗。

但美麗的羊兒還在另一個角落裡，我們都不大敢去看牠，我們央求村民們不要宰殺，但是這是彝族待客的最高規格，有客自遠方來就是要殺豬宰羊的，因此我們決定不和牠玩，不要和牠產生感情。雖然是這樣，羊兒被宰的那天早上，我們彷彿還是聽到牠的哭泣聲。

殺羊是大事，我們很慚愧。這裡是貧窮的農村，屬於四川越西縣少數民族彝族自治區，以種植菸葉為主。居民們都以馬鈴薯和玉米為主食。早年的麻風病人被驅趕至這裡的山區，讓他們自生自滅，他們的生活比當地原住民更慘，他們沒有戶口，不能下山，他們的孩子也不能上學，

雖然麻風病並非遺傳，但孩子們仍被歧視。五年前，一群台灣去的志工，到這裡開始建設工作，造橋鋪路接水接電之外，將原本破舊不堪只有兩間校舍的小學，改建成提供給麻風村的子女就讀的學校，明亮的教室，乾淨的校園，讓大家覺得這個學校不再可怕，再看到讀過書上了學的孩子們，一個個都似脫胎換骨，還有兩個年紀較長的孩子，終於拿到臨時的身分證明遠赴青島工作，讓大家覺得孩子的未來還是有光明、有前途的。

來到大營盤的第三天，正式的暑期輔導課程開始。成都師範來的兩位研究生鄒濤和左小清負責語文教學，馬老師負責美術課，朵朵和阿朴當助教。在台



鄧濤 正在訓練同學準備演獎比賽 林國彰攝影



專心拍紀錄片的阿Q哥哥(吳兆鈞) 林國彰攝影

北開過才藝班的惠貞帶了些材料來，她教孩子做些美勞。

課後，幾位年輕人在操場和孩子們打籃球逗狗兒，學畜牧學藝術的這群青少年和平宜才讀小三的儿子庭宇，他們穿著台北街頭的流行服飾，在這麻風村裡的小學卻能怡然自得，尤其在加拿大學服裝設計的朵朵，雖然塗著時尚的黑色指甲油，每天起床仍固執的要塗眼影抹腮紅，卻也不說一句抱怨的話，不抱怨茅坑、不抱怨含沙帶黃的水質，而有潔癖的林昀，在家裡尚嫌母親刷洗的浴室不夠乾淨，我真有點好奇在這羊馬生活裡，是什麼樣的力量讓她們如此融入。

愛美的不只是朵朵，平宜也說「我還是要保持美美的，雖

然生活在這未文明化的山上，眉毛口紅都還是不能少畫的。」平宜先來了半個月，她的臉已經曬傷，我帶著面膜和保溼乳液來救她的臉，她前一天敷著臉竟就這樣睡著了。我一直和朋友說，做義工一定要開開心心，千萬不要委屈，覺得委屈就做不長久，做義工也要漂漂亮亮的面對人啊。

但黃色的水質，實在很難讓我們隨時保持乾乾淨淨的，比我們在大營盤多待兩天，後來在成都和我們會合的雅惠，她自冷氣壞掉的硬臥火車下來後，衝進我的旅館房間裡狠狠淋浴了一個小時，其實我留在指縫裡的污垢，一兩星期之後好像還沒清乾淨。

塵土真的很大，水源電力不夠穩定，學校裡沒有冰箱，我把

多餘的豬肉滷好紅燒，留著第二天吃，但是第二天卻發現紅燒肉有點變味。雖然是夏天，但是晚上的山裡仍然有些涼意，紅燒肉怎麼會壞了呢？我們推究其原因，其一是這裡的人很少有多餘的肉類，不知保存方法，可能是將前一天吃剩的又倒回去；其二是這裡的醬油成分不足。事實上，我在煮飯時就發現醬油幾乎只有顏色而沒有香味，學校購買的大桶醬油，一定是比較便宜的，可惜了村民送來的那兩隻豬。

在廚房用大灶和煤球煮飯的經驗真是辛苦又有趣，蹲在地上剝骨摘菜，一邊和管廚房的王媽媽聊天，我們活生生就是個農婦。農婦也是用煤球爐做了些美式炸雞、蘋果派出來請他們吃，

惠貞生日那天，她還給自己蒸了個香噴噴的雞蛋糕出來，大家嘖嘖稱奇。惠貞剛好過生日，我們為她舉辦營火會，大家手持火把圍成圓圈，有位彝族青年抱著吉他來唱歌，歌聲很好，但是有些害羞。在我們的想像中，原住民的孩子應該天生就會唱歌似的，但這群孩子，卻是極封閉的一群，他們不大說話，不會唱歌，也不會跳舞，貧窮的生活，讓他們沒有機會唱歌跳舞歡慶年節。

因此當我們用國語台語英語唱生日快樂歌時，他們非但沒有唱和，還完全不明白我們在做什麼，因為他們從沒有人過生日，根本不曉得生日是什麼。我們是一陣心酸，想辦法使出渾身解數拉著他們下場跳兔子舞，終於他們都開心的笑了。

第二天早上，我聽到兩位美麗的研究生和Marek在校園裡教他們唱歌，阿Q也積極的和大家討論是否可請前晚唱歌的彝族青年到學校來教孩子們唱歌的事，我們都相信孩子們一定有會唱歌的天賦，只是從未被啟發。

彝族是少數民族裡有自己語言系統的民族，至今還保存

著相當多的傳統文化，可惜麻風村裡並不和一般的彝族混居，除了語言之外，封閉和貧窮使他們失去了文化特色，貧苦出身的下一代更是茫然不知他們的從前和未來，他們不會唱歌跳舞畫畫或是工藝，甚至不大知道如何和村子以外的人溝通。

這次阿Q帶了電影銀幕和影片來，我們在校園裡架起蚊子電影院，從未看過電影的孩子們個個興高采烈，雖然有些英語發音繁體字幕的電影可能並不能讓他們完全了解內容，但是稀奇的機器，有趣的動畫和故事，也許可以讓他們快樂許久。

一件一件的事



孩子們心目中的大哥哥大姐姐，詹朴、朵朵、佳瑩、林昀



葛淑玲（右一）在學校住了兩個月 吃苦耐勞的精神令人讚嘆 林國彰攝影



藝高人膽大的余雅惠



美勞班的成績傲人，小義工林庭宇後排右二 林國彰攝影

等著要做，終於，我了解平宜的性急和心情了，在和孩子們相聚幾天之後，在探訪過他們居住的村落土屋和牛圈書房之後，我知道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我知道也許窮張平宜或林國彰或很多人的畢生之力都做不完。但是一點一滴，聚沙成塔，若我們不做，我們不協助他們，他們就一點機會都沒有，只能像他們的父母、他們的祖先，一代

一代的輪轉，在這荒僻山村過著永無希望的日子。

在要告別麻風村、告別大營盤孩子們的時候，缺手斷腳年老的麻風病患送來他們親手種的雙耳花椒，我小心翼翼地用雙手捧著那一袋又一袋的珍貴花椒，那一個個裝花椒的袋子都稀薄破爛得不成樣子，但是我知道那是他們對待遠客最高貴的敬意。

我們一行人帶著被跳蚤咬的

膿包和滿滿的收穫要離開了，大家擁抱著都說還要再來。我知道兩天後我們就會坐在台北捷運電車上趕上班上學，坐在電腦前面和世界零距離，坐在咖啡店裡和朋友談著這次的奇特感覺，我知道不久後一切又都回歸到我們忙碌凌亂且慌張的都市生活中，但是我相信大營盤實際且夢幻般的這段羊馬生活，將停留在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沉澱並且發酵。



四川 2004 林國彰攝影

我們

正在為麻風村的孩子
建設一座希望學園！
在希望學園，
只要耕耘，
就有收穫。
在希望學園，
沒有自私，
只有愛與分享。
在希望學園，
沒有歧視，
只有快樂與希望。
在希望學園，
只要努力，
一定可以扭轉宿命。
請一起來共襄盛舉。

郵政劃撥帳號：**19755576**
戶名：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



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

地址：台灣省台北縣三重市三和路四段153號2樓

電話：+886-2-8287-0041

傳真：+886-2-8287-8520

網址：<http://www.hopewing.org.tw>

電子信箱：hope.wing@msa.hinet.net

協力義工 撰文／張平宜 葛淑玲 攝影／林國彰 編輯／李清瑞 設計／黃虎暉 沖印／周以武 印製／鴻柏印刷